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 锁在铁箱里的谜底

Locked in the Iron Box Answers

吴建发 ◎著

3

群众出版社

直击当前老百姓最为关注的腐败问题

神探思维缜密、故事悬念迭起

一部直面人性丑恶的反腐败探案犯罪小说



惊悚犯罪小说系列

# 锁在铁箱里的谜底

## Locked in the Iron Box Answers

吴建发◎著

| ④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锁在铁箱里的谜底 / 吴建发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5. 6

ISBN 978 - 7 - 5014 - 5344 - 3

I. ①锁… II. ①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2976 号

**锁在铁箱里的谜底**

吴建发 著

---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8.75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227 千字

---

书 号：ISBN 978 - 7 - 5014 - 5344 - 3

定 价：38.00 元

---

网 址：[www.qzcb.com](http://www.qzcb.com)

电子邮箱：[qzcb@sohu.com](mailto:qzcb@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封喉 / 1  
鞋底无尘 / 16  
锁在铁箱里的谜底 / 28  
危情百宝箱 / 47  
魂断《Q方案》 / 64  
凶宅 / 100  
饭局上的谋杀案 / 136  
泣血的石头 / 172  
同室操戈 / 225  
夜半吵架声 / 253

## 封喉

### 1

文潮泳前些天办完退休手续后，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仿佛旅行者结束千里跋涉终于回到了家。他接连几天待在家没有出门，为这一生走过的岁月浮想联翩。他是县教育局的元老，在招生办主任的岗位上干了三十余年，看够了沉沉浮浮，能平平安安地混到今天，足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文潮泳手中无大权，无大权当然也就不会有大利，但三十几年多多少少积累了些人脉，利用这些关系为别人办点儿事，得到些馈赠，也是理所当然。他并不是很看重这些，那毕竟是小利，他看重的是亲戚朋友乡亲父老因为得到他的帮助而对他的那份尊重与感激。文潮泳的工资在教育局是最高的，老婆前几年去世，一对儿女早已长大成人，都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他自己手中有六位数的积蓄，每个月还有三千余元的退休金。人生有这样的晚年，还有谁会不知足？他感到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是松弛的，阳光满满，正筹划着如何打发今后的幸福时光……

正当文潮泳浮想联翩，还没拿定主意时，门铃响了起来，他

在心里揣测着会有谁在这个时候突然造访，磨磨蹭蹭地走到客厅开门。门一打开，还没等文潮泳弄清来者是男是女，“嗖”的一声，一件白晃晃的器物飞了过来，插进他的脖子。他身子摇晃了一下，四脚朝天“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瞬间就断了气。

尸体是次日早上被发现的。

文潮泳的女儿这天要去外地出差，打电话给父亲，要父亲中午帮她到幼儿园接孩子，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她放心不下，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拐道来到父亲的住处。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她一下子傻了眼，只见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客厅里，脖子上插着一把飞镖。她随即报了警。

飞镖是用普通的钢板打造的，做工粗糙，尾部系着白色的布条。镖尖浸过毒汁，经化验是一种神经性的剧毒药液，这种药液一经进入人体，会立即通过血液循环破坏人的神经系统，致人在瞬间死亡。

因为受害人身份明确，负责侦破此案的刑警队重案中队中队长舒雨淇随即去了教育局，找文潮泳平时接触较多的一些同事朋友了解他的为人，看看是否能找到与文潮泳有仇的人。可受访者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说：老文是个好人，不争名不夺利，乐行善事，不会有仇人的。

舒雨淇的助手李慧在现场周边寻找目击者，上上下下走访了十几个文潮泳的邻居，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 2

三天过去了，案情毫无进展。舒雨淇与李慧寝食难安，四处调查寻找凶手。这时，319国道上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飞镖杀人案。

死者是县里赫赫有名的企业家童江南。

童江南四十七岁，年轻时靠卖中草药起家，二十六岁开始办

实业，现在有三家工厂、两家公司、一家酒店。他死在国道上，脖子上同文潮泳一样插着一把白光闪闪的飞镖，身边停着他自己的那一部奔驰车。

两起杀人案使用同一种凶器，显然是同一个人所为，而且时间仅隔三天，足可见凶手是何等的猖狂，加上死者童江南的显赫名声，无形中给舒雨淇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要李慧负责寻找现场的目击者，自己去了童江南的三鑫公司，希望能找到童江南与文潮泳共同的仇人。如果顺利的话，马上就能厘清案情，使凶手浮出水面。

然而，事实并未如舒雨淇所愿。

童江南的人际关系比文潮泳复杂几百倍。被公司除名的、被扣过工资的，因偷窃、打架、赌博、嫖娼被送交司法机关的……屈指一算不下十人。他们都有杀人动机，而最值得怀疑的要属童江南的妻子。

童江南的妻子叫童冰。童江南之所以能够发迹，凭的就是妻子摆摊贩卖童装为他积攒了第一桶金。发迹后的童江南却在渐渐变得人老珠黄的妻子面前慢慢地失去了男人的激情，移情别恋了。他在万吉市郊购置了一套别墅，金屋藏娇养起了年轻貌美的小女人曾甜甜。这使得童冰无比愤怒，两人因此闹得不可开交。童江南提出以一百万元了结这桩婚姻，童冰起先同意，拿走了一百万后又反悔了，两人继续不停地吵，不停地闹。离婚闹了四五年，也没个结果。童江南干脆不再理她，故意在童冰的面前与曾甜甜勾肩搭背，卿卿我我，搂搂抱抱。他每周至少要有两个晚上在万吉的别墅里过夜，这次就是从万吉回来的半路上被人杀害的。更重要的是，童冰年轻时是个飞镖高手，百发百中，曾经夺得过全省农民运动会女子飞镖冠军。由此看来，童冰不仅有杀人动机，且具备杀人的条件。

李慧也有不小的收获。她通过319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锁定那个时间段途经凶杀现场的十几部车辆，一一寻查。其中有个

“的哥”向她反映：“十日上午十点多，我从县城空车前往万吉，有看到一部奔驰车停在路边，绕过奔驰车后大约又行驶了一公里多点儿，有人拦我的车，我将那个人带到万吉后那人便下车走了。”李慧问他那人的长相、身高、衣着、口音。“的哥”说：“那人坐在后排，戴着墨镜，我没看清。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一身牛仔服，头发很短。口音嘛，好像是本地人。那人从头到尾就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去万吉’，另一句是问我‘多少钱’。我想那人应该是个男的，可是听嗓音却有点儿像女人，我自己也没有弄清那人到底是男是女。”

李慧还给舒雨淇一沓鞋印照片，说是在出事现场路边的山林里拍的。看那鞋底纹，应该是一双安踏运动鞋。鞋后跟的外侧和前跟内侧有较大面积的磨损。

次日一早，舒雨淇与李慧去找童冰。

童冰拿走了一百万后，在离县城七里多路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建了六间房，过起了田园似的生活。那块地很大，有两亩多，养了几万盆的国兰。房子看上去与普通的村宅没啥两样，可里面装修得非常高档，属于那种令城里的工薪阶层都咂舌的级别。

舒雨淇与李慧见到她时，她正在给兰花浇水。停下手中的活，她将两人引到客厅。客厅门口有个鞋架，用一块花布遮着，舒雨淇掀开花布，见里面各种各样的鞋都有，就是没有安踏牌的运动鞋。进入客厅后，李慧直奔主题，问她是不是知道童江南被人害了。她说知道了，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她也是昨天晚上听说的。舒雨淇要求她说说这几天的行踪，童冰马上明白了舒雨淇的意思，说：“我会与你们好好配合的。”紧接着就将她这一周来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如数家珍般地一道来。

舒雨淇本想找个借口查看一下其他房间，看是否能够发现安踏牌的运动鞋。刚要开口，他的手机却响了，按下接听键，是指挥中心接线员小姐打来的，说是在火车站广场刚刚发生了一起飞镖杀人案。

## 3

舒雨淇与李慧迅速赶到火车站广场。

被害人是退休警察刘鸿群，他躺在广场西侧的洗手间门口，脖子上同样插着一把飞镖。

现场已经用警戒带围了起来，围观者有好几百人。

老刘今年六十四岁，退休前在城关派出所当了五年的户籍警。他是到火车站迎接从外地回来的孙子时惨遭杀害的。

火车站广场人头攒动，车来人往，但西侧的洗手间相对比较僻静，如果不是火车刚到站的时刻，一般只会有稀稀拉拉的三五人进出。坐在门口收费的老头儿看到老刘突然倒地，惊叫一声，迅速报了警。至于老刘脖子上的那把飞镖，他说他也感到十分诧异，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可见，凶手出手极快，很像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杀手。

接连三起飞镖杀人案炸了锅似的在社会上迅速传开，整个县城闹得沸沸扬扬，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些人惶惶不可终日，好像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似的，生怕哪一天自己会成为飞镖杀手的下一个目标。

刘鸿群从警三十多年，在临退休前五年才当上户籍警。户籍警一般只为人做好事、办实事，不大会得罪人，而在此之前，经他手被抓进监狱的人多如牛毛，有意报复的人当然也不计其数。问题是三起杀人案显然是同一人所为，找到三个被害人的共同仇人才是破案的关键。

## 4

案情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如果不是刘鸿群的被杀，童冰可能已被传唤。这个曾经在省运动会上夺得过飞镖冠军的女

人，显然具备使用这种独特手段杀人的条件。她杀夫的动机也毋庸置疑，像河里的水、山上的草、田里的泥，明摆着。虽然说她杀害文潮泳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但又有谁能知道其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据她自己说，文潮泳被害的那天晚上，她在家里打麻将，这事还有待进一步证实。而童江南被害的那天，她说她在兰花园里整理兰花，没有出门，可她的两个雇工在前一天请假回家了，没人证明，完全有可能是谎话。现在的问题是，刘鸿群被害时，她正在与舒雨淇和李慧谈话，绝对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舒雨淇苦苦思索，理不清头绪。这时，EMS邮递员突然给他送来了一份快件。他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炭墨画，画的是一个不男不女的假小子，方脸，直鼻，厚唇，额头不高，下巴丰满，大大的眼睛里闪着仇恨的光；穿牛仔服，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安踏运动鞋。画纸的背后有几行电脑打印的字：我是个画家，也是火车站广场洗手间门口杀人案的目击者，请不要问我是谁。我将我看到的凶手的相貌画出来提供给你们，希望能对破案有点儿帮助。我没能分清我画的这个人到底是男是女，这实在是一个画家的尴尬。抱歉了！

舒雨淇看完画异常欣喜，拉上李慧马上去了教育局，找到人事科孙科长，把画拿给他看，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孙科长摇了摇头说不认识，随后将局里几间办公室里的人全都叫来看画，大家都摇头说“不认识”。舒雨淇有点儿沮丧，正要告辞，有位女士恰好这时走进办公室。她是来找孙科长办事的一位中学教师，叫史惠卿。她左瞧右瞧，瞧了好一阵子，嘴里喃喃地说：“好像……不过……”

舒雨淇料想这回有戏了，他很想立刻就知道这个史老师到底看出了什么，却不敢急着追问，生怕打乱了她的思绪。李慧有些按捺不住，急着要开口询问，也被舒雨淇挥手制止了。

史老师又仔细看了好一阵子才说：“好像是我过去的一个学

生，不过她是个女孩。”

“你的那位学生头发是什么样子的？叫什么名字？”舒雨淇赶紧问。

“她叫庞萌，齐肩长发，当然，更多时候是扎一条马尾辫。”

“有刘海吗？”

“有。”

舒雨淇叫孙科长把那张炭墨画复印了一张，然后在复印件上添上了长发和刘海，拿给史老师。

史老师看后坚定地说：“没错，她就是庞萌，初中时是我的学生，毕业都快十年了，但容貌体态就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李慧迫不及待地问。

史老师摇了摇头。

## 5

离开教育局，舒雨淇和李慧来到派出所查阅户口。从电脑资料里得知，庞萌2001年考上万吉师范专科学校，户口已在那一年的7月份迁出。两人立即赶到万吉师专。师专学生处的工作人员找来档案，说：“庞萌是2001届的委培生，2005年毕业。按照规定，委培生必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庞萌本来应该回到荆县教书，但她主动要求去艰苦的地方，所以就留在万吉，去了偏远的冷水坑小学。”

舒雨淇与李慧随即赶到冷水坑小学，找到了庞萌。然而一见到庞萌，两人顿时傻了眼。

眼前的这位女教师亭亭玉立，高胸细腰圆臀长腿，白白净净的脸上柳叶眉丹凤眼，鼻梁细长，嘴圆唇厚，活脱脱就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古典美女，与画中的那个假小子判若两人。

“你叫庞萌？”李慧问她。

“是的。”

“你是哪里人？”李慧又问。

“荆县县城。”

“认识荆县城关中学的史惠卿老师吗？”

美女摇了摇头。

舒雨淇站在旁边，没有参与她俩的谈话，此时他的脑海里全是问号，像有无数只萤火虫在飞来飞去，时明时暗。

眼前的这位美女和画上的那个假小子到底谁是庞萌？是史老师记错了名字，还是那个神秘的画家故意误导警方？如果美女是庞萌，那么假小子又会是谁？如果假小子才是真正的庞萌，那美女又是谁？她俩有什么关系？

舒雨淇拿出手机，佯装打电话，对着美女的脸偷偷地拍了张照片，然后走过去，掏出那张加上了长发和刘海的画给她看：“你认识这个人吗？”

美女紧抿着双唇，极力压抑着心中的惊诧，盯着画看了好一阵子，然后坚定地摇了摇头。

舒雨淇觉得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了，递给美女一张名片，说：“我们正在查案子，需要你的配合。你要是有什么事，可以与我联系。”

## 6

离开冷水坑小学，舒雨淇与李慧直奔童江南的三鑫公司，找来公司的副总和童江南的驾驶员、秘书等好几个人，让他们看了手机里的照片和那张炭墨画的复印件。他们对那张画都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兴趣，却都盯着手机里的照片异口同声地说：“像，像，太像了。”

“到底像谁？”舒雨淇焦急地问。

“曾甜甜呀！就是我们童总金屋藏娇的情人。”

这下就更让人糊涂了，一会儿是假小子，一会儿是古典美

女；一会儿是庞萌，一会儿又是曾甜甜。曾甜甜怎么会是冷水坑小学的美女教师？她们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而那个神秘的画家又会是谁？

舒雨淇觉得脑袋里藤蔓纵横交错，回到警队，泡了杯浓茶，点了支烟，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抽烟一边喝茶。

天黑了，月亮在云层里钻来跳去，努力寻找自己的独立空间，但乌云始终不肯让出位子，叫月亮百般无奈。

“走吧，我们去万吉。”吃过晚饭，舒雨淇对李慧说。

“干吗？”李慧问。

“去见一见童江南金屋藏娇的那个情人。”

## 7

李慧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就来到了曾甜甜的别墅。

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佣。李慧亮了警官证，女佣说：“先生去世后，小姐这几天心情不好，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说完将他俩引上二楼。

女佣敲了敲门，曾甜甜出来开了门。

这曾甜甜的长相、容貌、身材与那个小学教师简直就是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只是身高稍微矮了点儿，两眼盯着异性时更有一种勾魂的力量。

舒雨淇看不出她的心情有什么不好。只见她披着长发，嘴唇抹得很红，一身素白，站在两位警察的面前没说什么，显然是一個善于用眼睛说话而不大爱开口的女人。

“我们想了解一下，冷水坑小学的庞萌是你的什么人？”舒雨淇说。

“是我妹。请进来坐吧。”她说。

“那你们姐妹俩为什么不同姓？”舒雨淇原以为眼前的这位才是妹妹，此时才知道自己错了。

曾甜甜没有回答。舒雨淇又重复问了一遍，她才说：“她原来叫曾香香，后来说不喜欢这个名字，就自己改了。”

“你认识这个人吗？”舒雨淇拿出加了长发和刘海的那张画。

曾甜甜又是一阵沉默，片刻之后却又态度坚决地摇了摇头，然后用那勾魂的眼睛死盯着舒雨淇的脸。看得出，她有些惊慌。

“你的妹妹真的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师范专科学校的吗？”舒雨淇问。

曾甜甜还是没有应答，她转眼看了一下李慧，又将目光转到舒雨淇的脸上。

“我再问你一次，你的妹妹真的叫庞萌吗？”

曾甜甜仍然缄默不语。

舒雨淇说：“既然你不愿意说，那就让我来告诉你。画上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庞萌，你妹妹只是为了上大学，才偷梁换柱，将自己变成庞萌。我说得没错吧？”

曾甜甜还是不说话，但她逃避了舒雨淇的目光，低下了头。

不过她的回答对舒雨淇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默认了就好，而这种默认使得舒雨淇厘清了案情。凶手已经浮出水面，迷雾正在消散，水落石出指日可待。但舒雨淇并没有因此感到欣喜，倒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一种伴随着担心的紧张情绪在他的心里迅速膨胀，致使他再也坐不住了，狠狠地撂下一句：“如果你不想与警方配合，你和你的妹妹现在都很危险。”说完朝李慧挥了下手，急切地离开了曾甜甜的别墅。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李慧着急地问。

“从现在开始，你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座别墅，紧盯着曾甜甜，我估计飞镖杀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曾家的两个姐妹。”

“那你呢？”

“我必须马上去万吉刑警大队，请他们派人保护冷水坑小学的那个美女，再叫他们找一个女警来协助你。只要盯紧曾家两姐妹，我们就一定能抓到凶手。”

舒雨淇一走进万吉警队，大队长聂冰焰就立即迎过来抓住了他的手：“大神探，我正要给你打电话，你却自己来了。”

舒雨淇骤然一惊：“噢？难道冷水坑小学的女教师曾香香被杀？”

“正是。”聂冰焰暗自一惊，自己刚刚才接到派出所的电话，他怎么立刻就知道了？难道他是能掐会算的神仙？但聂冰焰并没有把心中的疑惑说出来，他是一个不愿服输的人，不会轻易赞扬自己的同行。他只是接着说，“不过受害人不叫曾香香，叫庞萌。现场没有目击者，凶手来无影去无踪，异常神秘，用的是一把浸过毒汁的飞镖击中受害人的喉头。我知道你们荆县好像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所以正要打电话找你。”

“我也是为这事而来的，”舒雨淇说，“依我的判断，凶手应该叫庞萌，被杀害的女教师是曾香香，我正要请你们派几个便衣女警保护曾香香，没想到凶手却比我早了一步。”

“什么庞萌？什么曾香香？我都让你给搞糊涂了。”

“简单地说吧，”舒雨淇点了支烟，“七年前，庞萌考上师专而曾香香没上录取线，但师专的委培指标是曾香香通过关系找来的，庞萌并不知情，曾香香就背着庞萌来了个偷梁换柱，取而代之。现在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就对那些剥夺了她上学权的人一一报复。就这么回事。”

两人正谈着，舒雨淇的手机响了，是李慧打来的，说庞萌已被她擒获。

李慧在电话里说：“我发现有个戴墨镜的人在别墅周围转悠，形态有点儿像画上的那个假小子，就赶紧迎了上去。正要问她话，她却拔腿想溜，我给了她一个扫堂腿，将她绊倒，戴上手

铐，还从她身上搜出了两把飞镖。她已经承认了，她就是庞萌。”

## 9

庞萌被押回荆县。审讯室里，李慧问她：“说吧，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杀人？”

“应该是半年前吧，”她说，“高考落第后，我去深圳打工，本来好好的，干了两年，谈了个男朋友，厂里还要我去香港培训，准备提升我的职务。因为去香港需要办证，我回了家，才发现户口早没了。厂里得知我是黑人黑户，不再让我去香港，还把我辞了，男朋友也因此离我而去。我接连又找了几家工厂，人家都不要我，我一下子从天堂跌进地狱。我也不知道我的户口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就没了，生活没有着落，为一日三餐发愁，只得回来。我去了一家家政公司，想随便找个什么活干，却在公司门口碰上了童冰。她叫我去她的兰花园干活，每月给我五百元，我高兴死了，就跟她走了。后来童冰教我练飞镖，我觉得好玩儿，就一边干活一边练，练了三年。我与童冰很合得来，我们以姐妹相称。她得知我的事后说了句：‘原来你就是那个庞萌。’我感觉她话中有话，就再三追问，她告诉我，考上师专的本来是我，只因那个委培的指标是童江南找文潮泳通过关系弄来的，所以被曾香香偷梁换柱，把我的户口给迁走了。童姐还告诉我说，这件事的整个过程是童江南一手导演的，他用金钱打通了每一个关节，目的是想讨好他的情人曾甜甜，也就是曾香香的姐姐。而文潮泳不仅跑关系、找指标，还将我的学生档案里面的相片全都换成了曾香香的。而身为户籍警的刘鸿群却装糊涂，硬是不负责任地把户口给迁了。‘不是这些人，你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童姐说，‘要是我，我一定把这些人给杀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产生了报复杀人的欲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你连杀四人，就连一点儿恐惧也没有？”李慧说。

“四人？”庞萌一脸茫然，“只有文潮泳、刘鸿群和曾香香，怎么会是四人呢？”

“你敢说童江南不是你杀的？”

“当然不是。我说三个是死罪，说四个也是死罪，干什么要骗你？”

李慧拿来两张白纸，涂上黑色的墨汁，要庞萌在上面踩一下，然后再踩到另外的两张白纸上。庞萌照她说的做了。李慧又拿出一大沓照片，分成两组摆在她踩出来的脚印两边，说：“这几张是我们在童江南被害现场采集到的脚印，而这些是在火车站广场刘鸿群被害现场采集来的，你自己看，这两组脚印就是你现在脚上穿的这双安踏运动鞋留下来的，你怎么解释。”

庞萌依然是一脸茫然，没有回答。

舒雨淇这时发话了：“我问你，你是不是一直住在童冰那里？”

“是的，但文潮泳的那件事发生后，我就离开了。”

舒雨淇拿出 EMS 送来的那张炭墨画问：“你见过这张画吗？”

“没有。不过，”庞萌摇了摇头，接着说，“我拍过一张照片，是童姐给我拍的，她说我穿牛仔服和运动鞋特别好看，就为我拍了张照，当时我摆的就是这样的姿势。”

“那你身上的牛仔服、脚上的运动鞋，也是童冰买给你的，是吧？”

“你怎么知道？”

## 10

审讯结束后，李慧一头雾水，满腹疑云，追着舒雨淇问：“你是不是认为童江南不是庞萌杀的？如果不是她，那现场为什么会留下她的脚印？”

舒雨淇没正面回答她，却说：“开一张搜查证，马上去找童